美西方的“集体不成熟”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4-20[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1160&idx=3&sn=304a1f07706ac6bdf49f10298a3d59af&chksm=8bb07da9bcc7f4bf1d10a18990208536902518e0e2bcb67e0025e22f5426325bb26fadad9d3c&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25)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郑若麟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主持人何婕：关于《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这本书被下架，可能大家一下反应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书能出，什么书不能出，什么书它会禁售，这个标准说出来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我们应该怎么去表达？

张维为：**我觉得随着互联网兴起，开始出现些变化。**过去我觉得蛮清晰的，一个是西方的主流出版业，基本上是，如果是涉及政治的，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就新自由主义为主的，然后还有就是非主流的，那么一般是偏左、偏右的，那么这是少数的书作，读者也少，书出版的量也少。

**但现在互联网平台出来之后呢，它有些变化，主要是西方的社会本身发生巨大的变化。你比方说现在美国你看民调，50%的年轻人认同社会主义，这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他们就比过去敏感了。**

**西方的“政治正确”已走火入魔**

郑若麟：西方的政治正确主义，它是一种变化的一个概念。它是所谓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某个舆论。比方说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黑的，那么你说这个是黑的，你就是政治正确的，大多数人认为它是白的，你说它是白的，那你就是政治正确的，法国有一家非常著名的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所，叫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它的所长伯尼法斯是我的一个个人朋友，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的手下，我也认识，那个人叫瓦蕾莉·尼凯，你肯定也知道。

张维为：知道。

郑若麟：她是研究中国的。**她从1996年开始，在他的研究所的年刊上，就预测，预言中国经济、政治将崩溃。**为什么呢？他们非常简单，经济你搞资本主义，你是搞不下去的，政治上你不搞民选，你也是搞不下去的。媒体你不自由开放，你也是搞不下去的。**后来1996年到2003年正是中国经济超越法国的这7年，所以伯尼法斯非常生气，就把她开除了。但是这个瓦蕾莉·尼凯，不但没有在法国社会上被歧视，相反她的地位继续升高，她又到了国际研究基金，地位更高了，研究中国，继续说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消息。**为什么？就是因为她是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评判一切的标准，**而这个政治正确恰恰是我们看不到、摸不到、听不到，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放在那里的东西。**

张维为：这一点我**不完全同意刚才你讲的一点，说是叫政治正确，实际上它是个泛化的政治，无所不在的。**你比方说保护动物权力，那就一定要吃素，所以你看唐人街中国餐馆被人家围着示威游行，说你们在杀活鸡，我们来抢救鸡的生命，就这样的，你知道吗？走火入魔，最后你植物也不要吃了，还植物权力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玩不下去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讲凡事有一个度，这个是非常正确的。那么西方它就走火入魔，它的哲学里面有偏极端的倾向，结果到现在为止，西方遇到很大的问题是它自己政治正确造成的。

主持人何婕：您说《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这本书其实它揭露了美国在抗疫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很多的弊病，但是他们最终能意识到真正他需要解决的是自己的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吗？

张维为：这个政治正确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能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你看在美国，特朗普还在台上的时候，民主党攻击他的时候，他就把所有责任几乎都说是特朗普的，那个时候他攻击中国攻击得相对少，他聚焦特朗普，特朗普下台之后，他上来这个烂摊子，他发觉他也处理不了，然后他也是开始转移矛盾。所以**他们的这个制度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进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个改革是四年任期内不可能做完的，恐怕要20年，它没有一个政府有这样的远见，有这样的思维能力。**你要把这个问题想，这是个战略问题，**中美关系未来到底怎么发展，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怎么发展，我们早就想好了，他没有想好。**

主持人何婕：对，我们有远期的规划，我们中期的目标，我们还有近期的措施。

**西方问责制失效背后的原因**

主持人何婕：您刚说到问责，很多人可能以前会有一个错觉，以为对西方的了解不够的时候，会认为西方一直标榜自己问责制很完善啊，老百姓一问责就怎么怎么样，最后发现老百姓可能可以反对，但是反对了一点都没有用，所以这个问责它完全不能转化为效率，这个可能是现在大家非常清楚的一个认知。

张维为：**这个西方它的问责制讲白了就是四年一次选举，有的国家可能五年，那么这个政府这一届不行就换一届**。那么对一个21世纪的现代社会，四年问责一次的话，这个是太慢了，而且这个代价太大了。你是选上来的，你做得再怎么烂，对不对，反正你们选我的，大不了我就下去，所以它这个实际上是不问责的一种制度。

郑若麟：**法国3月31日宣布全国封城四周。为什么呢？这个疫情控制不住了。但是有没有任何一个官员，任何一级的官员被撤职，没有，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责任。**这样的体制，怎么可能维持下去？因为过去呢，西方民选体制，它跟其它体制比有两个好处，第一，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别人高，所以他老百姓生活得比别人好，这样没得说，他比你好。第二，当时他们的经济由于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和历史的优势，谁上台，这经济都能发展，今天这已经成为历史了。**去年，除了中国是正增长以外，所有其它民选体制国家全是负增长。所以我是相信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不仅仅是中国崛起，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崩溃。**说中国崩溃是胡扯，但说西方崩溃在即，恐怕是有一定根据的。

张维为：现在看来，**过去因为没有中国的崛起，没有中国模式的成功，所以他可以忽悠人家，他可以转嫁危机，他可以从第三世界剥削很多东西。现在中国崛起来之后，这块东西很难做到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危机又转嫁不出去，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就真的很难。**这个中国崛起对他们非常，他们真的是恨之入骨，但又没有办法，你知道吗？过去很轻易的就可以薅羊毛给你，转嫁危机。**

主持人何婕：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也是可能很多人都听说了，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斯文贝克特写的那本《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他在里头有一个观点，他说资本主义从出现一开始，它就是全球扩张的。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它在不同的地方引起动荡、引起改变，要催生的就是这个地方的经济呀、社会呀、政治啊各方面的冲突，在这里头寻找自己的机遇，所以从您刚刚的观点来说的话，其实它的这种转移，它的这种扩张，确实踢到了一块铁板，所以确实引出了这么个问题，往何处去，该怎么办。

主持人何婕：您帮他们想过答案了吗？

张维为：**就是逼着他们最后也或多或少地进行改革、改良，最后不得不拥抱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迫使他，就是我们叫做助势，是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否则的话它是不会的，它只要能够贪婪，能够占到便宜，能够怎么样把你这个利益给掠夺一部分，他就会这样做。

**但中国崛起，非西方板块的崛起，使它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现在你看剩下的不多了，军事上又打不过，对不对？经济上彼此彼此，技术上而且它影响力越来越小，技术上现在整华为整了半天也没有成功。**现在还剩下个舆论，还剩下个价值观，我们《这就是中国》解构两年多了，基本上觉得现在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楚，我们实际上一直是“吹哨人”，给西方的制度吹哨，他们听不进去。远的不说，就把我们这两年的节目，我们两年前做的节目，如果他们翻译成英文，看一看，研究研究我们对西方制度的解剖和批评，他可以避免多少错误，对不对？但他们不会这样做，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西方世界目前存在的三大矛盾**

郑若麟：为什么西方今天会走到这样一种地步，为什么美国会走到这样一种地步，这个跟它们这些，跟它政治正确主义对他们思想的禁锢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的。西方历史上大概从18、19世纪到今天还是第一次自我禁锢到如此严重的地步，看不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比张老师稍微更悲观一点，对他们的悲观，我觉得他们拥抱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我觉得当今世界有三大矛盾，我一直在说的，**一个当然是中国崛起跟西方之间的矛盾，还有两大矛盾，一个是伊斯兰教跟基督犹太教之间的矛盾，还有一大矛盾就是西方内部自己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另外两大矛盾会激化。当跟中国，张老师，这个我非常同意张老师，打，打不过我们，经济上离不开我们，竞争也竞不过我们，但是他们那个矛盾有可能会激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并不是首先在苏联和德国之间打起来的，是在德国和法国之间打起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个世界要有警惕。

主持人何婕：对。

**如何面对西方的“集体不成熟”**

张维为：我们上次做节目，**我给西方一个，提供了一个概念，我叫“新愚昧主义”。**就过去它这个文艺复兴，实际上它是一种逐步逐步的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就摆脱愚昧主义，现在就是跟你讲意思一样的，现在是一种新的愚昧主义，以对中国的无知造成的。

郑若麟：对。

张维为：然后整个一种“新愚昧主义”。**今天我再贡献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实际上政治学的概念我觉得可以管用，叫做“集体不成熟”。**

主持人何婕：集体假装看不见。

张维为：同样我们讲中国道路也是，**我们今天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集体成熟，而且是跟全世界，跟资本主义制度，跟美国、西方比较之后，以2020年这个疫情防控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觉醒，新的思想解放，我叫，它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成熟。**西方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一种新的集体成熟，对中国的认知，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认识。它有一些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但远远没有成为主流。它到现在为止，它不能接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个非基督教国家能够成功，他的弯转不过来。

那么这个就是你不停地要把这个事实给他看，到最后就是，**我老讲西方最承认实力，所以我一直主张该交锋一定要交锋。**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让他看，实实在在的，那最后它会一下子，可能会有些人可以醒悟过来。因为资本它是计算它的利益的，对不对？**他觉得醒悟过来，跟你做生意比跟你打仗要好，他就来跟你做生意了。但千万不要有任何天真，以为你放弃国防，跟你一遍遍地解释，没有用的，交锋就是要交锋，交锋是为了更好的交流，要唤醒他们。**

主持人何婕：对，您刚说用了唤醒这个词，

主持人何婕：不想看见，当做没看见，当做没听到，所以其实如果说他们不能够正视自己的内部的这些矛盾，这些结构性的危机的话，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郑若麟：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西方有一个顶层统治阶层的，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对世界的研究应该说是，会是很深入的。他们愚弄的只是老百姓，愚弄的是广大的大众。**

主持人何婕：您的意思是说其实那些研究的人，他们自个儿心里是明白的吗？

郑若麟：西方从大概500年来，走上了统治世界的道路以后，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试图把这个全球纳入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他们经历了好多挑战，其中包括一战、二战，包括冷战，今天又面临中国这样的挑战，但是你说他们不懂，那也不能说，他们有一个上层建筑，他们是始终非常清晰的。

比方说，二战的时候，为什么英国和德国会最终打起来，而英国当时的争霸对手是美国。那么有人就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恐怕有一些更高人一等的，或者是思考更深一点的研究，这些问题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出于善良、善心，我们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把我们的好去散发到全世界去，而我们不是去征服他们，统治他们，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世界上有些人是要征服别人的，这个我不知道张老师怎么看。

张维为：**实际上两个社会在最顶尖的层次都有人是看得很清楚，那么但是我说的集体成熟就是有时候你高人看得清楚，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推行你的政策。**就跟我们早就很多人就认为，不能先污染后治理，对不对？但是最后还是要等到大家集体成熟，才能够进行环保，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个过程。

主持人何婕：回到刚才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我也注意到您在演讲当中也特别说，拜登的讲话当中，他就释放过这样的意思，现在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到底我们决定要往何处去，这个最后能解决问题的还是民主。在他们来说。

张维为：英文叫To be or not to be。

主持人何婕：对，我就在想，他之所以这么讲，就心里是不是已经有点。

张维为：那时候克林顿当着中国领导人说“You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你们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他敢这样讲，现在他没有这个勇气了。

郑若麟：不过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借用了民主这个词，他说的是民选体制，它借用了民主这个词，真正的民主实际上可能我们中国做的比他更好。

主持人何婕：对，张老师在节目里面一直说中国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好，我们开放现场的讨论好不好，我们看看现场的观众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也请两位一起来回答。来，这位朋友，请举手。

**《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

**被禁的背后推手**

汪懿：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汪懿：我叫汪懿，是一位外企财务，今天我的问题是亚马逊它下架这本书背后的逻辑是企业害怕政府惩罚而做出的一种商业行为，还是说政府担心这本书打脸了他们一直以来推崇的价值观，而迫使企业的政治行为？谢谢。

主持人何婕：这个角度很有意思，请坐。到底是企业自己的行为，还是收到了什么信号，它才这么做？

张维为：**这个当然我也不能代他们发言，但我直觉的判断就是企业自己做出了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正好跟美国的这个资本的力量、美国现在的政府也都是高度一致的。**这个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在西方的眼里，他的意识形态设置比我们要强得多，重得多。

郑若麟：我觉得张老师说得非常对，我们别忘了亚马逊本身就是一大权力，是一大媒体权力，政治正确对于它来说，也是它要维护的，对它的根本利益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一个事物。它当然不希望一本书主张一种社会制度，而在这种社会制度当中，它的权力被削弱，它当然不愿意，所以它要反对这本书。再进一步就是刚才张老师说得非常对的，就是我们不要理解西方媒体会接受来自政府的一个指令，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它不需要？

主持人何婕：它有某种自觉性。

郑若麟：对，它是两大权力相互制衡，同时相互维护，你也维护我，我也维护你，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张维为：在一条船上。

主持人何婕：在一条船上，好，这是最为形象的比喻。

**新疆棉花事件的背后是**

**西方借行业标准进行的政治化操弄**

主持人何婕：好，我们再来看这边有没有朋友。

来，欢迎，我们传递一下话筒，谢谢。

向谦：两位老师好，主持人何婕好。我叫向谦，我是一名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一个咨询师。我的问题是跟现在一个时政有关的，最近就是西方针对我们的新疆棉的问题进行了无端指责，我想所有的国人都会非常的愤怒，那么我们在面对西方借用所谓人权和行业标准来进行的政治化操弄，以及未来可能来自于其他行业标准的一些政治化的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和破局呢，谢谢。

张维为：这次棉花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我们可以进行分析的。就是**西方它现在就是，它一直长于做这个事情，就是垄断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而且还不断地变化的。**你像这个什么“更好棉花”什么这个机构，它实际上是把这个环保、工人的劳动条件什么的作为这个，就“白左”的标准全部融进去了，让它来打分，打分认为你对还是不对，然后把这个变成一种政治正确，变成一种价值观，然后用这些来捆绑各种各样的企业，实际上它说是不盈利，实际上它靠这个盈利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基础，**我觉得中国应该形成自己的标准，把它的标准废掉，如果不是废掉，也是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大家竞争。**

我想到个经典的案例就是，也是我最近看到的，就是我们的C919大飞机，美国说我不给你试航证，我控制标准，不给你，中国说我们自己做。这就是一样的。**因为我老讲中国自己就是个世界，我自己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消费市场，我这飞机，我只要在中国境内全部可以飞的话，飞个一年、两年、三年，很多很多国家，可能上百个国家都会来要你，你是制定标准的地方。**棉花也是一样的，中国是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这个到现在为止，凡是用棉花，纯棉生产的产品都是大家喜欢的，更喜欢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所以西方如果这样做会导致它纯棉的产品价格会涨得非常高，如果你不用中国的。

主持人何婕：我觉得刚才您举的这个C919这个例子，包括刚才这位朋友问的新疆棉，确实非常的典型。所以久而久之，当我们用实力告诉大家，我们的产品是那么优秀的时候，大家自然会来接近我们，了解我们，这一点很重要，需要一些些的耐心。

好，你看我们今天从《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这本书被下架一路聊到现在，其实聊得也很宽，聊了它的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包括最后聊到文化，其实都是在加深我们对西方世界的理解，就像回到张教授在演讲当中提的那个问题，西方的资本主义将往何处去，我觉得随着我们的对他们的理解加深，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还可以继续地去思考下去。好，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现场的各位，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